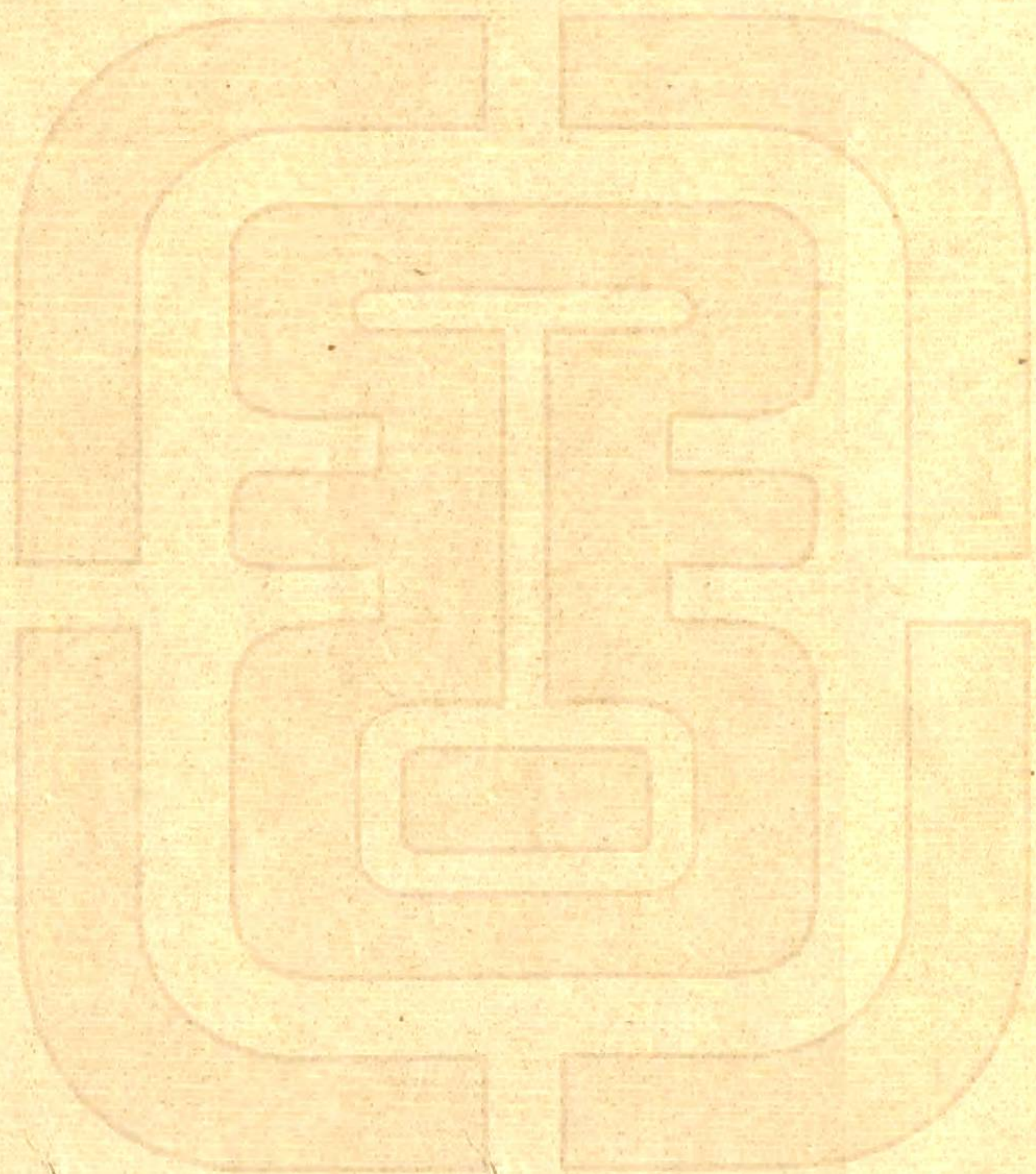


甘肅通志邊防志



編輯大意

此稿著手未幾

一 甘肅邊防東南均屬內地故編輯從畧西北如



甯夏甘涼肅西甯外迫戎雅自來多事故編

輯詳之清代竊糜蒙藏西北少安近時潮

流反與古不同故清代邊防編輯亦略伏乞

鑒核

二 根據書籍 歷代史 各物志 仄畫集

方輿紀要 郡國利病考 東華錄

甘肅通志稿

雜採編成故未便逐段標明所用書目

三五市附邊防材料不多故從畧

此項大畧三種係陳述編者管見仰候

鑒核並不致有誤凡例同奉付繕時即祈刪去為是

甘肅省政府秘書處

甘肅通志稿

聶守仁編輯



邊防志

甘肅據大河上游，屏翰豫陝，控制蒙藏，久為邊陲要塞。設險守圉，未可少弛也。顧禹定九州，導河僅至積石，秦并六國，設防不踰臨洮。當是時也，實無邊防可言。自秦漢以迄元明，因地因時，代有防邊計畫。史冊具在，可得而知。自不容數典忘祖，削而弗書。勝清入主，中夏征服

甘肅通志稿

蒙藏，誤用羈縻政策，百餘年以幸。少秋高馬肥，胡騎揚塵之警聞，然而蒙藏兩族，以此式微笑。乃者五祿一家，四郊無壘，黃河不用防秋。邊庭可以臥鼓，本不應視蒙藏為化外。若抵制以啓內訌，雖列云然，隨時交通，聊以固吾圉者，不得未雨綢繆。安內攘外，蓋昔之籌邊防者，上策偏重閉塞，俾外力無從侵入。今也不然，列強環伺，協以謀我，武力侵略之

怒潮、陡轉而捲入經濟侵略之漩渦。處今日而籌防邊域，要在應付潮流。及閉塞為閉通。前代邊防先例，殆有未可墨守者矣。昔李牧守邊，惟在教民墾牧。鼂錯言棄，不外移民實邊。前事尚可師也。非今日邊防之先導乎。爰志邊防，附之以互市。

今天下可患者，獨西鞏也。西鞏之患，必始西陲。自秦築長城，因河為塞，起臨洮，達九原上郡，而河西

甘肅通志稿



乃雍州故壤，秦乃棄之。其邊塞以狹小矣。漢武帝置河西四郡，昭帝又增置金城郡，是為河西五郡。且開拓西域，遠出玉門關外，置都護，唐亦仍之。兩代幅員，可謂廣矣。洎南宋舉長安故地，棄而不守，既不及秦，遑論漢唐。明初耿炳文收河湟，馮勝收甘肅，于嘉峪關外畫玉斧以界華夷，燧臺數千里，委之外藩，不知玉門陽關者在。遑問都護長吏之置。然較之秦，則已過之。迄於中葉以後，乃失東勝。秦漢

唐之沃野千里在河山之內所謂河套者公孫為穹廬
 凡二百年今之邊域率因明舊可考而知也蓋南始于
 階州而河州西而西甯折而北莊浪又西而涼州甘州肅
 州東而靖虜甯夏控於榆林皆邊衛也其塞或河或山
 或長塹其沿邊道里凡六千九百里有奇其環於外者列
 西彝西彝所環始河湟畫甯夏河州之南列阻蜀山甯
 夏之東實界河套考西彝之錯雜西陲者部落數十
 種均受竊靡不敢大肆馮陵者種類多而勢力均惟相併而

甘肅通志稿

滯不協每有能統屬之者故能苟安於一時耳設有如冒頓者
 強兵習戰東討西征擊月氏樓蘭烏孫數十國控弦之士數
 十萬雜錯塞下之叛率皆頓首稱臣雲風從命嗚呼可懼也
 已夫遠有冒頓之強近有門庭之寇苟任得禦者相安無事若
 棘門霜上之史戲西陲之憂過有已矣

延綏自黃甫川起西至甯夏鎮邊一千五百里而遠外係蒙
 古吉囊等部落住牧河套一路僅可設險防禦惟城壞兵
 疲非力為修整不可蓋甯夏起自定鎮西至固原歷千

八百餘里外。係起趙胡兒等住牧。有舊花馬池城為外屏。而固
 慶以要。新花馬池者。亦防邊之要害地也。當夏者。朔方河西
 之地。古之夏州是。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賀蘭山環其西北。
 黃河繞其東南。險固可守。自昔已然。明成化以前。虜患恒在
 河西。自虜據河套以來。河東三千里間。更為敵衝。是以窺平
 固。列祀花馬池。掠環慶。列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清水營
 一節。是其徑矣。蓋賀蘭山後。虜出沒無常。花馬池鹽川東
 西三百餘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節。又套夷內祀孔道。
 之

甘肅通志稿

築邊牆而畫界防守。始于杜延璋。楊一清又增築敵台。
 期以禦夷。善防抑可謂固矣。顧兵少勢分。難當大舉之寇。
 為殷憂耳。人皆以固原為堂奧。響石溝。玉花兒。各為一門。
 花馬池一節。為三門。謂之有三重險矣。不知寇已入大門。列堂
 奧無用。風雨漂忽之所及。內地聚族而處之民。雖欲保守無
 及也。弘治以前。虜在套外。惟河凍入祀。冰解即可少安。沿
 邊布防。每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則解嚴。冰
 泮後固不易深入也。自虜住套內。蹏為穴巢。逋逃教誘。

盡知內地虛實。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途。遊騎抄掠。無^歲三。宜乎延宕固疲。靜終歲不得休息。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建置城堡。增兵屯守。分屯重兵於清水武等處。俾三百里間。刀斗相聞。旌幟相望。其鐵柱泉。茅庵。水草大路。盡建墩堡。虜依水草為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甜水紅柳榆樹。茅泉。史巴都。韓家。長流。茅庵。有泉。劉天和於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茅庵。築牆。水源既得。據守。

甘肅通志稿

寇無飲馬之處。此不特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甯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前。寇支河套。未往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厥後遂以山前為通衢矣。或曰舊墩驛坐直出。山外有警。即關。易於過絕。今皆廢矣。或曰赤木黃峽。昔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守。是以逞也。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八十里。抑何太易。昔甯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邊牆一道。嘉靖十年。王瓊於內復築邊牆一道。邊牆外邊不守。致邊內田地荒蕪。十五年。劉天和復修

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築長堤一道順河
 直批橫城大邊牆以截套夷自東渡河以入甯夏之路甯夏
 倚賀蘭山天險為固山口十二處寬狹不等每若有圍牆
 三道今盡圯壞不修以故套夷時侵搶掠無忌若復修之山
 南作塹屯兵以守過絕西來之寇則計之上也中衛偏屬西
 隅雖地狹易守顧山次之虜窺請虜者數有之尋討故棄
 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能恢復而
 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可安堵先時套內零寇不

甘肅通志稿

時進至石澇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被礙
 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寇絕跡數百里間荒地盡墾矣
 惟尚有鹹濕塼七十餘里甯夏不能抗守故套寇猝至仍
 不能禦而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必若完備青沙州分餘
 里俱走砂礫石隨風剝落隨修隨壞套夷從此深入搶掠
 新紅等堡直北稍東則天和新築橫塼一道以圍梁家泉
 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礫山之水流於黃河
 長一百二十五里則天和塹崖築塼一百餘里築邊塼一十

六里。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夫甯鎮極冲者。平虜清
 水營與武營花馬池。次則玉泉營廣武營靈州城也。固
 原極冲者。蘭州和州固原城。請虜衝。西安所。次則涇州
 衝。西固城文階岷漢也。固原自甯鎮起。西至甘肅界二百里。
 外係虜酋賓兔等部落住牧。固原開城駐地也。成化以前。
 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請虜一面耳。
 自弘治十四年。大節入掠之後。平固安會遂為虜衝。於是
 始改立州衝。以固請甘蘭四衝隸之。屹然一重鎮矣。迨迨六

甘肅通志稿

千餘里。地當四衝。自設臨洮而西。無海虜之虞。聲援易及。
 自渡杳山而北。無虜警。城堡相連。鎮守甯夏為唇齒。花
 馬池一節。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善守。花馬池則內地首安。
 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玉請虜一節。修築又在所緩。
 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重兵不駐。花馬池則固
 原未可息肩也。請虜堡一節。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
 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驅冰馳蹕。則蘭請安會之間。
 即成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凍。西風臨鞏。卒多未

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臨洮者吐蕃放牧地，皋蘭南峙黃河北，統與固原相去千餘里。萬曆二十三年，議設鎮守，專制西陲，半壁凡蘭河洮岷階文咸隸之，屹為重鎮。自松山新闢，拓地三百餘里，築城堡，屯戍相望。金城以南，蘭靖莊涼，堪保障。松山東扼黃河，北阻賀蘭，西亘莊涼，南綴蘭靖，延袤千餘里。其地故屬漢唐，宋淪於西夏，明盡有其地，設立河西五郡，隔絕胡虜，翼護羌夷，保障兩河，所恃大小松山以斷匈奴。

甘肅通志稿

右臂，遠萬隆間，虜窟其中，於是就近築邊，舉額內屯牧墳地，及三層墩臺，盡棄之。莊浪成一線之路，放去師恢復築城戍守，割大小蘆塘等處屬固原，紅水三眼井等處屬臨洮，阿壩嶺大靖土白兒等處屬甘肅。自黃河索橋至土門，長四百里，而蘭靖莊涼一千四百里，俱稱內地矣。此節北虜瓦剌一部住牧，與西域鄰。甘肅自固鎮起，至嘉峪關，沿邊一千五百餘里，外係宥史把兒等住牧，極冲者涼州高臺。

肅州甘州莊浪鎮番永昌嘉峪關沿邊一千五百餘里外係

帝西開以斷匈奴右臂者也蓋自蘭州城過河而西歷紅城

子莊浪鎮羌古浪而玉涼州凡六百里而遙是漢之武威郡自

涼州而西歷永昌山丹凡四百里至甘州是為漢之張掖郡甘

州迤西歷高台極縣四百里至肅州是為漢之酒泉郡

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瓜沙赤斤苦峪以玉哈密皆漢

之燉煌郡也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甯衛吉稱湟中

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古姑臧此河西地形三大略也

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

甘肅通志稿

經制長策自古為難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

難於設險之路亦多洪武初設甘州等五衛於張掖設肅州

衛於酒泉設西甯衛於湟中又設莊浪鎮番二衛又於金

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以扼守之自嘉峪關西北去為陽

關又西為玉門關再西則為西域而今之新疆行省也

甘肅之南曰祁連山延袤千餘里其南有青海周八百里水

草豐美宜畜牧晉時吐谷渾居之唐陷於吐蕃宋淪於西

夏明初置安定曲先阿端罕東四衛各授番酋青海之東

甘肅省政府印信局藏印

曰西甯漢曰湟中又東曰河州其北為蘭州其南為洮州又南曰岷州岷州之南通四川之杜濬自蘭州渡河西行至嘉峪關東西長而南北隘東西約千三五百里南北之樞廣僅三百里耳甘肅^州之北有合黎山延袤五百里與祁連山相立約二百里兩山之阻置嘉峪關有隘口可守由西甯之南口迤西四千里則為烏斯藏皆防邊者所有事也

自延綏安邊營迤西直抵甯夏及靈州廣袤平漫無險可據所在邊墻低薄壕塹淤塞外寇最易深入惟有相度沿邊

甘肅通志稿

以至腹地分為四路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州一帶

為藩籬以石溝鹽池寧州葭城山城一帶為門戶以原固原黑水鎮戎所西安所海刺都一帶為庭除以安定會甯隆德平涼一帶為堂奧花馬池東西寇結以不甚遠一過下馬坊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任寇所之防不勝防防寇之策在先守花馬池寇急需者水草耳花馬池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而興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玉如定邊營外有東柳等井此外均無泉井又係松大沙磧

寇之來侵內地殆亦無從馳驟矣。

閩中形勢甲海內然三邊固有外患。北虜小王子之枝將以不刺以殘孽窟居西海。番人漸以南徙。平涼固原一節外之屏蔽故胡騎深入於鞏昌。若夫延安慶陽外原野蕭條。兵為精勁。甯夏跨有賀蘭黃河之險。虜騎難於馳驟。故設防較易。有明一代受降城久棄不守。移鎮榆林。河套盡為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涼州以西左西番右韃虜。而肅州大孤吐魯番輒肆

甘肅通志稿

与

侵犯。為河西憂。若漢中之襟喉已蜀。潼關之保障全陝。者並稱重地。而險在戎者矣。又如平涼固原一節。豈草平野。且資畜牧。鞏昌鳳。延安慶。若結。雖甚蕭條。而士馬強健。仍稱雄鎮。延安平涼臨鞏。平。這處衝要。三邊較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贊。收甘涼。是懸于河外。甯夏林守于橫城。榆林一坐虜幕。千里饋糧。更番戍守。耗亡半矣。尤甚者固原居調度之中。重兵屯戍。而銳士為不滿千。抑方寸危已。又曰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甯蔽河湟。莊浪蔽臨洮。

岷文被翠昂請虜救會甯沙州救甘肅靈章為甯夏
 之援葭綏乃榆林之援蘭州係河州之援古浪以涼州之
 援環慶以援固鎮番以援甯夏山丹以援肅州張伯以援西
 甯亦邊防上之大略也

明成化元年毛理孩侵邊命王復視邊備自定經抵甘肅相度
 形勢復因上言曰定經東起苦河岸西至定邊營接甯
 夏校馬池紫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境外又無屏障止
 憑墩堡以守軍固居內民反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敵已遁

甘肅通志稿

據昭畫吳云南北慶陽相去五百餘里烽火不接寇至民枕不
 知其迤北墩墩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該移府右營
 水芽先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各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
 接環州每于築墩臺一其計三十有四隨形勢為溝塹庶
 息響相聞易移守禦其經略甯夏列言●中路靈州以
 南本亭燧東西三路皆堡遠絕聲聞不虞攻敵在深入
 亦請建築墩臺以定經計為臺五子有八其經略甘肅則
 言永昌鎮番莊浪西甯俱有險要可守惟涼州四際平

曠敵最易入。五浪水亭便利。可以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則兵疲銳挫。急何能濟。請於甘州五衛內。各分千戶。所置涼州中衛。給之印信。其五所軍伍。則於五衛內。各分丁。選補且耕且練。斯戡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甯夏。皆列烽墩。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強糧足。仍舊據守黃河。乃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遠復。然必因時損益。互相接援。實今日之急務也。奏上皆從之。

甘肅通志稿

清康熙三十三年。川陝總督傅倫。請修黃城爾舊城。清帝以黃城爾地方。實屬緊要。自甘州至西甯。道里遙遠。若自黃城爾至西甯。其路甚近。三日可達。令官兵駐防。甚為有益。青海居住台吉等。以此地為伊等牧地。錫該給還。朕諭輔政諸以去草灘地方。於我最為害地。決不可給。故至今隸我版圖。此處置兵防守。事屬緊要。當是時。廷議以為陝西自肅州嘉峪關北邊。以至甯夏賀蘭山起處。均係土築邊牆。自賀蘭山之勝金關起。至賀蘭山之平羅營。原無邊牆。以山為界。自平羅

營至延綏汎地之黃甫川。此係土築邊牆。至甘肅涼莊一
 節。南山原無邊牆。俱係削山掘壕。為陡崖作界。其間陡
 崖壕塹。甚多殘缺。又如肅甘涼等處南山。及甯夏之賀蘭
 山隘。原有石壘木柵堵塞。年久廢倒。人可越度。又西甯
 鎮沈之西石硤鎮海西川一節。原有邊牆。其南直抵河州北山直
 抵莊浪原。無邊牆。皆係削山為界。亦有年久倒頽。可以
 越度者。或平坦無迹者。三邊牆垣。歷年久遠。坍塌已多。若不
 亟為修理。必致倒塌。但三邊遙遠。不能趕期修理。勒限完
 工。請於明年。漸次修補。各隘口。及倒壞邊牆。沙淤壕塹。
 從之。而邊防以固。

甘肅通志稿

黃河入邊。至河州西甯蘭州中衛甯夏莊浪。其間水草豐
 美。林麓茂密。自蒙古越據為牧廠。致與內地相通。應於西
 甯北川邊外。創築邊牆。建修城堡。則番族皆為內屬矣。又
 甯夏以阿拉善為險要。應飭其部落志歸山後。毋牧。至于
 大通河鹽池。係安各原。均宜扼守。預防。則蒙番不敢內侵。
 打箭爐外。木雅吉捷。巴塘裏塘諸地。應增設屯兵。為川

滇聲援。河套長約二千里，橫八九百里。東自偏頭關雲
 甯夏，三面阻河南鄰邊。河之北三受降城，東為東勝。明初
 築東勝城，戍守河外。置烽墩千八百所，所須在等。今上自東
 勝失守，大節入據套內。套內之漢朝市郡失，河套以廢也。
西北遂以擾亂道
 一渡河套，則邊防自固矣。此亦邊防上，外援亦可以不在境
 內。棄置弗道也。

甘肅通志稿

